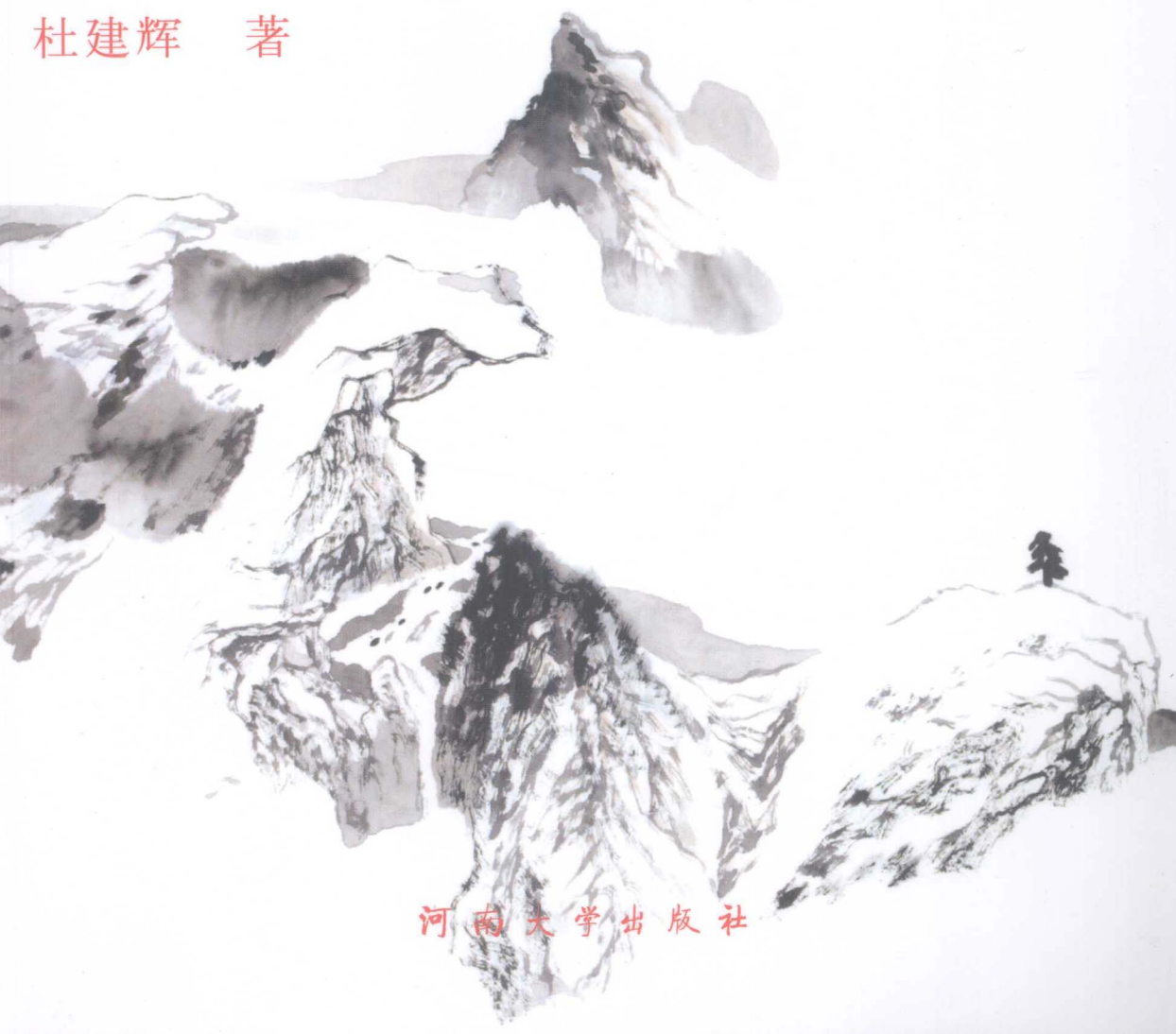


驻村录

ZHU CUN LU

中国北方乡村生活考察报告

杜建辉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驻村录

中国北方乡村生活考察报告

杜建辉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驻村录——中国北方乡村生活考察报告 / 杜建辉著.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9

ISBN 978-7-5649-0037-3

I. 驻… II. 杜… III. 乡村—社会生活—考察报告—中国 IV. D4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50612 号

责任编辑 王四朋

胡长瑞

责任校对 胡长瑞

封面设计 王四朋

封面绘画 丁中一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邮编:475001

电话:0378-2825001(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排 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郑印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0.75

字 数 176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序

建辉同志嘱我为其《驻村录——中国北方乡村生活考察报告》写序，起初我很迟疑，未敢贸然答应，因为我对农村生活和农村工作缺乏体验，唯恐言不及义，于事无补。当读完书稿并与建辉当面交谈之后，我改变了想法，很愿意借此机会谈一谈并不仅仅是先睹为快的感受。

2003年，建辉到豫西山区的一个普通村庄——出洼村开展驻村工作，并将这段驻村生活用心记录下来，写成一部《驻村录——中国北方乡村生活考察报告》。书中采用夹叙夹议的手法，记述了他在驻村期间的亲闻亲历、所忧所思，描述了一个中国北方社会组织细胞的生动故事。

我曾审读过一篇有关中国农村社会转型问题的博士论文，由此浏览了一些关于中原、西北农村的社会学考察报告和历史学研究著作，但读了《驻村录——中国北方乡村生活考察报告》，我还是感到震撼。这不仅是一部令人感同身受的纪实报告，更是一部令人掩卷长思的厚重历史。

与以往的调研报告不同，《驻村录——中国北方乡村生活考察报告》运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知识，以历史的、宏观的、朴素的眼光，对出洼村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考察，既有对农家收入方面的精确统计，又有对制度文化和群众心理方面的理性思辨。而其方法论意义上的创新，还在于作者特别注重对农村真实生活的感受，注重对群众真实情感的了解。作者认为，走进群众内心深处，了解群众的真实愿望和要求，是做好农村工作的唯一前提。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对群众生活有所了解和感受，只有感同身受才会有立场角度的转变，才能在农村千头万绪、错综复杂、变化无常的社会生活表象中提出关键问题，找到事物本质。所以说：“感受本身就是一种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比说明它更难、更重要的方法。”

《驻村录——中国北方乡村生活考察报告》记述的内容，涉及农村的生产生活、经济结构、生产关系、文化传统、群众心理、宗教信仰、环境变化、人口、医疗、教育、治安以及基层党组织建设、村民自治等问题。这些问题就其根源而言，可以概括为两个字——贫困。作者这样表达了他对农家生活生存境况最真切、最直接的感受：“看清这一切后，我一阵战栗，手腿不停地抖，这样的贫困超出了我的想象……”

中国是个古老的以农立国的国家，农村问题说到底是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近代以来，中国传统的农耕社会受到了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和挑战，贫困和生存危机使众多民族先进分子上下求索，提出了种种救民图强的方案，从孙中山到毛泽东，无不对农村问题特别是土地问题给予高度关注。然而，几代人的夙愿只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的大潮才开始自东南沿海拉动了社会的一角，跨入工业化进程，但从整体上看，中国农村特别是北方和边远山区农村的贫困问题仍然是个严峻的现实存在。

关于贫困的原因，理论界、学术界和政策研究部门有过许多讨论，见仁见智。《驻村录——中国北方乡村生活考察报告》则以独特的视角揭示了贫困的根源：“贫困其实就在人们心里，是人心贪欲的结果，是人心演绎出的悲剧，是一种不平等交换的结果。”

《驻村录——中国北方乡村生活考察报告》通过对农民生活生存现状的考察了解，尝试着用乡亲们的眼光去看待当前这个不断变化的现实世界，期望着能以乡亲们的立场反映他们遇到的问题和寻找出路的愿望。比如：

关于工业化与农村的关系。村民无意间的一番话道出了我们国家这么多年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真正秘密，那就是“我们经济发展中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其实是向更低劳力生成的农村无节制摊派成本的结果”，乡亲们最担忧的是在一边实现着现代化、一边产生着贫困的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再次摊上“穷命”。

关于人口生育问题。作者认为，宗法伦理观念是传统农村价值观中最主要的内容，传宗接代的生育观又是这一价值观最深沉、最固执的核心，从宗亲家业到“面子”、养老，人们即使明白了计划生育的道理，也没有勇气去改变这传统的道德信条，所以单纯使用经济学的方法是无法解决诸如人口、贫困这样复杂的社会问题的。

关于农村医疗保障问题。山区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显然超出了看病难的底线，乡亲们用一个“扛”字道出了面对疾病时所表现出的无奈和悲壮，同时也

表明了医学这门理应成为最富同情心、最有责任感的学科所表现的伦理价值系统的缺失,以致“始终没能建立一个合理的医疗制度和健全的医疗体系”的尴尬处境。

关于宗教信仰问题。作者通过部分群众由于无法排解心灵问题而在走投无路之时认识了主,使自己对生命的感觉发生了变化的现象,揭示了中国文化与“洋教”经过数百年的博弈迎拒之后,今天“这一切正在发生着变化”的现实,也探讨了基督教“孔子加基督”的传播方式及基督教在中国逐渐扎下根的深层次原因。

关于教育落后问题。作者指出,今天的教育就是明天的经济,当前的教育模式和教育理念包含太多的功利成分,导致了一些地方教育唯利是图的取向,使农村孩子们缺少应有的精神养成。这种利诱式教育模式可能会培育乃至制造更多的学历和文凭,却难有真正的文明和知识,这不能不令人重新思考我们施教的目的。

关于村民自治问题。作者认为,当前农村传统文化中几乎没有民主文化的资源,农村社会实际上是个有隐形等级的社会,现实中的民主只能建立在家族主义基础之上,阻止个人对自由公正的追求,使家族和利益成为了追求的目标。“个人主义发展不了,民主就没有落脚之地,选举就有可能成为势力的比拼。”

如此等等。

通过这些痛切而沉重的分析,作者呼吁,要缓解“三农”问题,从当前情况看至少有两个外部因素需要完善:一是社会主流必须有真心实意解决“三农”问题的愿望;二是改善“三农”处境必须从现在开始就应着力从制度文化方面去推进“三农”社会变革,而不能指望着生产力发展了、群众生活富裕了、文化素养提高了,再着手进行文化制度方面的变革,进行民主文化、民主政治的建设,转变生活方式等。当务之急是把“三农”工作轻重缓急的思路颠倒过来,先从制度、文化等方面入手,尽快把“三农”问题放在可预测的进步发展的轨道上,因为没有制度、文化等方面的进步,任何发展都有可能失去方向。

1927年毛泽东写过一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出了解决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注重调查研究也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驻村录——中国北方乡村生活考察报告》无疑是这一优良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体现。我无意在此评说它对缓解当前中国农村问题所能产生的影响和作用,但我想强调的是,作者记述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农村,

也为我们留下了一段真实可信的历史记忆。虽然出洼村只是中国千千万万个村庄之一,如同海滩上一个不起眼的贝壳,但我想能把这一个贝壳的来龙去脉、生活习性分析解释清楚,对我们了解整个海滩五光十色的生态环境肯定是有帮助的。

读完《驻村录——中国北方乡村生活考察报告》,感觉作者所记所述生动真实,所论所议充满智慧,然而有些话题仍有意犹未尽之感。毕竟直面了解现实是一回事,而要评述和试图改变现实则是另一回事。在此期待作者能继续关注考察出洼村这个小山村的命运,再次讲述在社会转型背景下山村风生水起的变化,以此作为我们认识当代中国农村问题的逻辑起点,从中找到更多带有规律性的有益启示。

我和建辉是大学同校同专业的学友,读史阅世的共同志趣使我深切体认了《驻村录——中国北方乡村生活考察报告》的意义和价值,或许这也是建辉让我这个无名人士写序的唯一理由。真心希望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有更多的像《驻村录——中国北方乡村生活考察报告》这样的作品来丰富我们的认知。

马小泉

2009年夏于开封铁塔湖畔

目 录

- 1** 寻找思考起点 1
- 2** 发展也会带来不安 8
- 3** 先辈的老课题 16
- 4** 谁最听党的话 23
- 5** “面子”是什么 29
- 6** 市场的第三只手 36
- 7** 种啥能挣钱 46
- 8** 黑子家的贫困 51
- 9** 孩子读书的代价 57
- 10** 无处安放的生育观 62

11	打工有多苦	67
12	出门靠啥	72
13	集市背后	78
14	医学贵有良心	85
15	一桶水,半桶汗	95
16	神像应当是谁	103
17	乡亲们为什么信教	109
18	心河九曲何处觅	115
19	上帝究竟啥样	122
20	迷失的明天	127
21	一定要用好人哪	133
22	猜猜俺们会把票投给谁	143
23	如果上天成全俺们……	150
24	社会的责任	156



寻找思考起点

20 世纪 80 年代初,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给“三农”带来了不少生机。“一分就灵”成了当时人们争相介绍这些变化、推动各行各业改革的经验概括,然而短短十几年后,“三农”形势就演变成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局面。凡是心随“三农”走过这段历程的人大多会有坐了趟过山车的感受,一番充满希望的激荡过后又回到了落寞无奈的旧轨道,自然能体会到其中翻江倒海、五味杂陈的滋味。稍待冷静后,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能从哪里寻找到思考的起点呢?

午饭后，“区长”老陈笑盈盈地拍了拍我，问：“恁是到出洼村的吧？”“恁”读“nen”，有一种上扬的调子，是一个在当地方言中有着浓重鼻音的词，代表“你”、“您”的意思。

我认出他就是分管镇西北几个村子的“区长”，管辖范围正好包括我们进驻的村子，便慌忙点点头答道：“我和小林。”

老陈四十多岁，个子不高，表情生动，举止不凡，分头，圆脸，大眼，褐红色的脸膛透着城里人少有的健康色彩，再配上一身半旧的军服，态度凛然，有一种长期从事基层工作的果敢和威严。他扫了一眼在旁边整理行李的小林，回头很认真地审视着我说：“情况上午俺们都介绍了，出洼村无论是经济发展、村民收入，还是社会稳定、群众情绪，在俺们镇都排在中等偏上。村子虽说在山区，但离大路不远，条件也不错，去年洛阳一家单位也驻过这个村……”“俺们”在当地是最常用的第一人称“我”、“我们”的代词，常常是单数、复数的统称，只有在特殊的语言环境中才简称为“俺”。他的话戛然而止，转而盯着我，似乎想揣摩我的心思。我努力回忆他上午介绍的出洼村的情况，印象中模模糊糊只有一串数字，记不起来有什么特别之处，更摸不清他要把话题引向哪里，只能期待状地点着头。

老陈见我没接话茬，两眼慢慢移向我背后的远山，接着说道：“当然了——家家都有一本陈年旧账，村村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出洼村支部书记这两天刚被免职，这事俺们在会上不便说，原因嘛——恁们到村子里就知道了……”他蹙眉叹了口气接着说道：“哎呀——！基层工作不容易呀！上边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村支书穿针引线工作难呀！”他略一思索换了低沉而又坚定的口气凑近我说：“俺们的意思是——原来的支部书记已经处理了，这新支书人选镇里正在考虑，恁们初来乍到就不用操心了，嗯？！”

这时我才听出了老陈此番话的真意，直悔自己悟性差，急忙笨拙地表态道：“这一点请‘区长’放心，不管上边给驻村工作规定了哪些任务，前提条件都是在当地乡镇党委领导下开展工作，我们此去出洼驻村只能帮忙，决不添乱……”

我的话还没说完，老陈便爽朗地哈哈一笑，说：“哎呀——！省里干部水平不一样啊，俺这话多余呀，多余呀……”

抛开了沉重的话题，老陈显得神采飞扬，他忽然问道：“恁刚才叫俺啥？‘区长’？唉——！啥‘区长’不‘区长’！俺们镇大呀，这边临着县城，那边挨着洛阳，镇里为了方便管理把辖区分成几个片，叫俺们招呼西北片几个村，再加上俺

参加工作早，年龄大，工龄长，一般人认为干大半辈子了怎么也得挂个什么‘长’，可眼下负责的工作又没法称呼‘长’，就稀里糊涂喊上‘区长’了。其实，群众给俺们挂的这个‘长’根本不在本！”

说着老陈兀自哈哈地笑了一番，接着又凑近我说：“俺们基层跟上面没法比呀！听说京城、省城机关里提水、送报、打杂、开车的都能熬个县处级，跟人跟巧了还能扒个市长、厅长当当，俺们在基层干是想也甬想了，真是货比货要扔，人比人气死呀！”

说着老陈示意我向镇政府大门走去，大门旁边或蹲或站着几个接我们的村干部。老陈压低声音说：“来接恁的村长认识了吧？就是那个小个子——叫泉有。”

我点了点头说：“见过面了。”看惯了城里不少人故弄玄虚、苍白呆板的面孔，我顿时感到我面对的人是如此鲜活生动。

“哎呀——他是第一届选举选出的老村长了。”老陈一边低声跟我说，一边又做出一副亲切的模样冲着村长们直点头，“去年出洼村选举不成功，新村长没选出来，眼下村子还由泉有招呼着。”

“选举不成功的意思是……”我问。

老陈收起了笑容：“能顺利选举出村长是成功，没选出来通称不成功，当然还有一种情况是选举失败……”

他意味深长地顿了顿，睨我一眼，接着说：“依俺们看出洼村委选举还是等新支书上任后再说吧。啊？！”

我急忙点了点头，心想这根本不需要我表态。

老陈见状，转过身故意大笑了几声，向相隔几步远的泉有招招手。

泉有显然是有所准备，见到老陈的手势，急忙拉了拉洗得有些灰白的蓝色中山装，一步一点头地走了过来：“陈‘区长’……”

泉有看上去五十岁出头，小个，清癯，瘦削的脸上有种乐观向上的神情，满头灰白长发，有着一双率真好奇的大眼睛，很高兴地望着我和老陈。我下意识地伸出手，泉有不知所措地也伸出手来。在我们即将相握的一瞬间，他又突然把手缩了回去甩到背后说：“嘻嘻，俺们这儿不兴握手。”

我尴尬地笑笑，自忖自己的笑容肯定是太生硬难看了。

老陈瞪大眼睛朝泉有点点头，背着手向前跨了一步，顾左右而言他，大声道：“还是王书记讲得好啊——驻村工作既要驻进去，沉下来，又要吃透下边的

情况，反映上去；既要发现问题，找准原因，又要对症下药，多办实事；既要认真按省市领导和《驻村工作手册》要求找准矛盾，抓住重点，又要学会有的放矢，根据当地实际，全面理解基层党委的意图，灵活掌握政策，推动地方发展；既要认真搞好驻村工作，圆满完成驻村任务，又要注意驻村工作人员身体，安排好队员生活。总之，驻村是形式，了解情况，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做到上下结合，共同努力，建设好小康社会新农村才是目的，才是身体力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不是？”说着侧过身拍了拍泉有。

类似的话我从省、市、县一路听下来早已是耳熟能详，没觉得有太多新意，只是一时对老陈突然冒出这番话的目的有些琢磨不透，回头看泉有，他却神情崇敬地望着老陈，不住地点头，用当地方言说：“逗是，逗是……陈‘区长’逗是有水平，这几年指导俺们村工作，成绩逗是不一样……俺们村这两年可没少来领导，领导这么惦记着俺们，叫俺们说啥好呢！”当地群众把“就”读作“逗”，而且音调还特别重。

这时，老陈故意沉下脸用一种夸张的声调说：“领导惦记着咱们，咱们更要做好工作可是？！工作做好了，领导不就少操心、少惦记了！今年驻村工作组交给恁了，再整成去年那样，俺们可拿恁是问了，啊？！”说罢不等泉有表态，转身亲昵地拍拍我，径自走了。

泉有忙不迭地冲着老陈的背影直点头：“逗是……逗是……这次俺们保证不让领导操心了……”

午时的阳光格外明亮，蔚蓝色的天空看上去比城市的天空更为悠远洁净，只在天际的尽头才懒散地抹出几缕白云。寻路镇是因路得名的老镇，扼于洛潼古道要冲，是古往今来由中原入潼关的主要通道。镇政府坐北朝南，与对面的中学分别骑在路两旁，属典型的“骑路镇”结构。我走出镇政府大门，只见东来的古道弯过一架山梁，在两排高高的白杨树引领下，一路蜿蜒起伏穿镇而过，悄悄地消失在西去的一片雾霭之中。路的两侧横亘着壮丽的群山，其间偶尔可见几株挺拔的树，傲然挺立在错落有致的山巅上，凸显出别样的风骨和勇气。虽说是四月初，早春寒意尚未褪尽，但空气中却已弥漫着浓浓的麦芽香味，让人心旷神怡。

我把行李放在镇政府门口，等着泉有和小林去找出租车，环顾左右，车少人稀，突然而来的静寂使人不禁有了些许倦意。

昨天一早省直各单位、中直驻豫有关单位、各大专院校等两三千人在省人

民会堂前广场上举行驻村誓师会，中午便到了洛阳，接着又是一场动员欢送会，重新分派了车辆分赴洛阳各县。我们和另外两家省直单位、六家洛阳市直单位一起来到了宜阳。今天上午又在县里开了欢迎欢送会，再次分配，我们来到了寻路镇。一天半时间参加了三场欢送会、三场欢迎会。各级领导透过麦克风的讲话声还余音在耳，热烈隆重的场面尚历历在目，但对眼前的工作仍觉得毫无头绪。我们是全省大规模组织的第二批驻村工作队，出发前省里专门办了一周时间的学习班，请有关专家系统地讲解了“三农”的现状、问题、对策以及新时期“三农”工作的方针政策等，还明确了第二批进驻穷、乱、软三类村的特点和要求，确定了驻村工作基本任务，并请第一批驻村工作队员介绍驻村工作经验和方法。学习班一结束，各单位驻村人员利用周末稍事准备，星期一便分赴各地了。驻村工作队每到一地都要听取当地对“三农”形势、存在问题及其原因和症结所在的分析以及工作重点、希望要求等。几天来满脑子都是“三农”问题、权威结论、方针政策、经验教训、对策措施，听起来确实有理有据、头头是道，难道这水到渠成的事情还办不好吗？可转念一想，既然能办好又何必搞这么大规模的动员呢？现实情况究竟应当如何理解和解释呢？

高高的白杨树瑟瑟作响，摇曳出斑斑点点的银光，铺下一片让人神清心静的绿荫，眼前的农田连接着山际，远远望去，片片金黄的油菜和块块碧绿的麦苗交错着，连绵起伏铺向那耸立的山峰。中国农民一向以勤劳著称于世，无论是谁，只要望一眼这景色都能掂量出其中的辛劳。一个来中国旅游的外国人看到中国农民的劳作，一口咬定说中国农民“不是在耕种土地，而是在雕刻土地”，并断言像中国农民这样勤劳的人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我想大凡国人多少都与“三农”有些渊源，不论这辈子是否与“三农”沾亲带故，都会隐隐地感到与“三农”的某种联系，都能带着一份同情去观察、理解“三农”问题。中国本质上是个农民的社会，“三农”问题解决不好，从社会学角度讲就是整个社会问题没有解决好，根据经济学上的短板理论也能得出类似的结论。记得大学毕业那年，我被分配到政府政策研究部门工作，正好赶上中央下发涉农的第一个一号文件，确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生产责任制”，各地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分田到户。此后中央又连续四年下发一号文件推进“三农”改革，“三农”形势出现了自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好局面，不仅各地大丰收、卖粮难的报道不绝于耳，而且从各种渠道反映上来的“三农”各项经济、社会数据指标也令人欣慰。1985年城乡人均收入比达到了前所未有的1.7:1的比例，相比“文革”前的

2.57:1 的比例,显然是大大缩小了。一时间“三农”改革的成功成了举国上下津津乐道的事情,不少体制内的研究人员也乐观地认为“三农”问题似乎是走上了可以预测的持续增长的轨道。然而好景不长,各地开始反映上来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包括农村农业基础设施常年失修以致损毁,集体经济比重下降,农业投入减少,支农资金截留现象突出,农村各类人才流失严重,农村科普、教育、医疗等体系面临解体的危险,政策棚架,基层组织的动员能力下降等。尽管当时有“不争论”的惯例,这些问题还是被悄悄地提上了议事日程。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三农”的形势更加严峻,“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成了概括“三农”问题的流行语,所能看到的各种数据也让人揪心。城乡居民收入比由 1985 年的 1.7:1 扩大到了 2002 年 3.1:1,如果再加上城市的各种设施投资和补贴,城乡居民收入比至少能达到 4:1,农民收入增幅连续多年仅有城市居民收入增幅的一半,最严重的 2000 年农民收入增幅甚至下降到了令人担忧的 1.9%,这与整个国家 GDP 呈两位数增长有数倍之差。平心而论,近年来对“三农”问题,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无论是领导、学者还是实际工作者、研究人员,重视不能说不够,应用的探索说明“三农”出路的国内外理论方法不能说不全,各级政府总结推出的“三农”成功经验、典型事例不能说不多,然而遗憾的是这些方法、经验的实际效果离初衷却是相去甚远。难道真的到了各方面越重视、理论方法越全、经验典型越多,现实就越糟糕的境地吗?这与 20 世纪 80 年代人们争相介绍“三农”改革经验的情景相比,真让人有种忽上忽下坐了趟过山车的感受,一番充满希望的激荡过后又回到了落寞无奈的旧轨道。当然“三农”问题无论从哪个角度去观察研究都可以找到无数证据,演绎推论出许多方法,甚至可以把这些经验升华为不同的理论体系。但“三农”问题的实质是什么?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

这时,泉有从路对面领来一辆色彩难辨的微型面包车,待它走近停稳后我才看出那车似乎是黄色。面包车除了前面有块玻璃外,其余三面全换成了钢板和木质三合板,上面用红漆写着“出租进山、起步三块、人货同价”等字样。

小林拉开车门探头看了看,回头笑着说:“怪不得人货同价,后厢没座。”

司机跳下车,不由分说地将我们的行李塞进后厢,拍了拍被褥卷,瓮声瓮气地说:“这不能坐?”

泉有笑嘻嘻地递上根烟,对司机说:“到出洼,逗俩人,俺们骑摩托。”

那司机约四十岁出头,黑红方脸,大眼竖发,把泉有递的烟推了回来,使劲

摇摇头：“不中！忒多行李，不顶个人？”

“那几件行李能顶个人——？再说啦——这行李只能算俺们自带个板凳。”泉有不紧不慢地讨价还价，还是满脸笑容。

“便宜一块，十三块，再少恁找旁人吧！”那司机憋屈地摆下了手。

我绕着车子走了一圈，见那车子四周已用钢板焊接加固，轮子似乎也换上了宽一号的轮胎，最让我不放心的是那车的牌照前后不一样，不仅号码对不上，甚至还不是一个省的标牌。我怯怯地问那司机：“这车安全性能还行吧？怎么这车前面的牌照属豫，后面的牌照又是陕字头呢？”

“恁不着！”那司机用很重的当地方言嚷了我一句。“着”在当地方言中主要表示“知道”的意思，有时也用在谈话的起始句中，强调一个大家公认的前提。那司机把“着”咬得很重，还带有浓浓的鼻音。“这车过去是专拉新娘的‘驴’，世面见大了！早年在陕西省城跑出租，后来下放到潼关，再后来才来到俺们这儿，俺们买来光修逗花了四千多！跑两三年了一点事都没有。这车后面的牌照是原配的，前面的牌照是俺去年才整的，兴许是辆大车跑丢的……俺们这儿山区有个牌挂逗行，谁还论真假，不信问问村长，看他那摩托有牌没。”

“逗是，逗是，俺们这儿只要不去县城，谁挂牌照侃？！”“侃”在当地方言中是一个用途广泛的词，有类似“有什么用”、“能干什么”的意思，有强调、反问的意味。泉有羞赧地笑笑，急忙转移话题说：“上车，上车。”便拉着我坐到了副驾驶的位置上。

我一落座就发现左边是硬硬的发动机壳，右边软软地垫了几团棉布，整个座位只是个半圆形的发动机罩壳！人坐在上面自然而然地就会向车门斜靠过去，我试图关上车门，却一连几次都没关上。那司机冲我笑笑，伸手用铁板卡住了门，接着又熟练地从方向盘边拿出两根电线，“啪啪啪”地对接一番发动了车子。只听得“通——通——通——”地一阵轰响，面包车冲上了公路。

2 发展也会带来不安

银屏山给整座县城带来了一种清灵深远的意韵，然而不知何时有人竟在这世代挡风遮雨的银屏山上掏挖出了一个巨大的凹洞，稍有风吹草动，“石粉灰龙”便会从山上呼啸而下，盘舞得全城迷迷蒙蒙。见此情景，一种“发展”、“繁荣”带来的困惑和不安便油然而生。尽管人们可以指责这些人分不清什么是建设，什么是破坏，指责这种行为完全不顾社会利益和长远利益，起因和动机只是一些蝇头小利，但进一步分析或换位思考，你就会发现没有当代人横向的公平就不会有当代人遵守的、留给子孙的、可持续的、纵向的公平。